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封氏聞見記

第八卷

歷山

齊州城東有孤石，平地聳出，俗謂之歷山。以北有泉，號舜井。東隔小街，又有石井，汲之不絕，云是舜之東家之井。乾元中，有魏炎者於此題詩曰：「齊州城東舜子郡，邑人雖移井不改。時間洶洶動綠波，猶謂重華井中在。」又曰：「西家今為定戒寺，東家今為練戒寺。井中投一瓶，兩井相搖響。」浮漚又曰：「齊南郡裡多沮洳，娥皇女英汲引處。竊向池中深畔來，澆畦畦土平流去。」炎雖文士，其意如是，則誠以為舜之所居也。按鄭玄「歷山在河東。」應物云：「在雷澤。」皇甫謐云：「在濟陰。」今東齊也名歷城，與舜耕歷山其名相涉，故俗人混同。其說在河東者近是。

二朱山

密州之東，臨海有二山。南曰大朱，北曰小朱。相傳云仙人朱仲所居也。按朱仲，漢時人，仙傳所載，不言所居。若爾，朱仲未居之前，山無名乎此西北數十里，有春秋時淳於城。淳於，州國也。吳楚之人謂居為千古，謂州為朱然。則此山當名州山也。漢末崔炎於高密從鄭玄學，遇黃巾之亂，泛海而南，作《述初賦》，其序云：「登州山以望滄海。」據其處所，正相合也。大朱東南海中有句游島，去岸三十里，俗云句踐曾游此島，故以名焉。《述初賦》又云：「朝發兮樓台，回盼子句榆，朝食兮島山，暮宿兮鬱州。」鬱州，今海州東海縣，在海中。《晉書》石勒使季龍討青州刺史曹嶷，嶷欲死保根餘山，然則句榆、根餘當是一山，亦聲之訛變耳。

嶧山

兗州鄒嶧山，南面平復。東西長數千步，廣數步。其處生桐柏，傳以為貢嶧陽孤桐者也。土人云：「此桐所以異於常桐者，諸山皆廢地兼土，惟此山大石攢倚，石間周回皆通人行，山中空虛，故桐木絕響，以是珍而入貢也。」按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「下邳縣西有葛嶧山，古之嶧陽下邳也。」郭緣生《述征記》云：「嶧山在下邳西北，多生梧桐，則《禹貢》嶧陽下邳者是也。」《鄒山記》云：「鄒山，蓋古之嶧山，始皇刻碑處，文字分畛，始皇乘羊車以上，其路猶存。」按，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於嶧者也。始皇刻石紀功，其文李斯小篆。後魏大武帝登山，使人排倒之，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。邑人疲於供命，聚薪其下，因野火焚之，由是殘缺，不堪摹拓。然尤止官求請，行李登涉，人吏轉益勞敝。有縣宰取舊文，勒於石碑之上，凡成數片，置之縣廨，須則拓取。自是山下之人，邑中之吏，得以休息。今聞有嶧山碑，皆新刻之碑也。其文云：「刻此樂石。」學者不曉樂石之意。顏師古云：「謂泗濱磬石作此碑。」始皇於瑯琊、會稽諸山刻石，皆無此語。惟嶧山碑有之，故知然也。

羨里城

相州湯陰縣北有羨里城，周回可三百餘步，其中平實，高於城外丈餘，北開一門。相傳文王演《易》之所。書曹子建《詰紂文》云：「崇侯何功乃用為輔。西伯何辜囚之囹圄。囹圄既成，負土既盈，興立炮烙，賊害忠貞。觀此意，見文王見囚之地，紂使負土，實此城也。未詳子建所據。今按，此東頓邱、臨黃諸縣，多有古小城，或週一裡，或三百步，其中皆實。郭緣生《述征記》云：「彭城郡有穰城，云是崇侯塚。自淮迄於淮河上，城而實中穰丘壟可阻，謂之固。然則小城而實，皆古人因依立塚，以為保固。子建所云：「負土既盈。」或承流俗之傳耳。大歷中，湯陰有一尉，姓張，與數人同行，過羨里城。或問此是何城，張尉答曰：「此是郭令公圍相州時所築。」或曰：「此是羨里城。紂囚文王之處。何關郭令公築？」張尉曰：「某比在河南，是不知文王與紂事，只將謂令公所築也。」

文宣王廟樹

兗州曲阜縣文宣廟門內並殿西南，各有柏葉松身之樹，各高五六丈，枯槁已久。相傳夫子手植。永嘉三年，其樹枯死。至仁壽元年，門內之樹忽生枝葉，乾封二年復枯。俗稱千年木，療心痛。人多竊割之，樹身漸細。去地丈餘，皆以泥累泥封，猶不免焉。亦有取為笏者也，色紫而甚光澤。肅宗時，二樹猶在。廣德初，御史大夫李季卿河南宣慰，過曲阜，謁文宣王廟，因遍尋魯中舊跡。縣使一老人導引，每至一所，老人輒指云，此是顏子陋巷，此是魯靈光殿階，此是泮宮。季卿聞之皆沈吟嗟賞，曰：「此翁真魯人也。」次至池水，復指之：「此是釣魚池。」季卿問曰：「何人釣魚？」老人對曰：「魯人靈光此釣魚。」季卿曰：「魯人敗矣。」又於路側見古碑，季卿問是誰碑，諸君並不能對。有一尉遽走至碑下，仰讀其題云：「李君德政碑。」走還白云：「李君德政碑。」季卿笑曰：「此與魯人靈光何異？」

孟嘗鑊

青州城南佛寺中，有古鐵鑊二口，大者四十石，小者三十石，製作精巧。又有一釜，可受七八石，似甕而有耳。相傳云是孟嘗君家宅，鑊釜皆是孟嘗君之器也。至德初，胡寇南侵，司馬李任毀其大鑊，以造兵仗。其小鑊及釜，僧徒懇請得免。至今以鑊燒長明燈，釜以貯油。按孟嘗君門客三千人，當時應有此器。然至今千餘歲，累經喪亂，何能使茲二器如日棠之勿翦乎或恐傳者之妄。

佛圖澄姓

荊州內邱縣西中邱城寺有碑，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。碑云：「太和上佛圖澄願者，天竺大國附賓小三之元子。本姓濕，所以言濕者，思潤理國，澤被無外，是以號之為濕。」按《高僧傳》、《名僧傳》、《晉書·藝術傳》，佛圖澄並無此姓。今云姓濕，亦異聞也。大歷中，餘因行縣，憩於此寺，讀碑見之。寫寄陸長源，長源大喜，復書致謝。

巨骨

李司徒勉在汀州，曾出異骨一節，正可為硯。云在南海時，有遠方客所贈，云是蜈蚣脊骨。又太子少師薛萼為邢州留後，亦有大骨。面廣尺餘，形圓有兩耳，高可三四寸。云洺州人掘漳河古堤，於甕中所得。刺史魏凌知萼愛奇，故封寄焉。題云：「閻老王尾骨。」凌與萼酒徒相狎，故有此戲。

大魚腮

海州土俗工畫，節度令造海圖屏風二十合。餘時客海上，偶於州門見人持一束黑物，形如竹篾。餘問之，其人云：「海魚腮中毛，擬用作屏風貼。」因問所得，云：「數十年前，東海有大魚，死於岸上，收得此。惟堪用為屏風貼，前後所用無數。」今官造屏風，搜求得此，奇文異色，澤似水牛角。小頭似豬鬃，大頭正方。長四五寸，廣可一寸，亦奇物也。今人間大魚腮中鬚毛長不盈寸，此物乃長四五寸，魚亦大矣。《交廣記》云：「吳時，滕循為廣州，人或言蝦須有一丈長，循不之信，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須長四丈四尺，封以為寄。」魚腮長五尺，無足怪者。

竊蟲

人家有小蟲，至微而響甚細。尋之，卒不可見。俗人以其難見，號「竊蟲」云有此者不祥。餘曾睹此蟲，大如半胡麻，形鼠婦，有兩角，白色。振其頭，則有聲，或時暫止，須與復振。牀壁窗戶之間、暗黑之處，多有之。拾遺孟匡朝貶賀州，作《竊蟲賦》，比之鬼魅，似都不識此蟲。

霹靂

人間往往見細石，赤色，形如小斧，謂之霹靂斧。云被霹靂處，皆得此物。餘曾於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見一石，與前後所見者相類。問：「將此何用曰：「房中大石，往年被霹靂為兩段，於霹靂竿得此。俗謂之霹靂楔，偶然收之，無所用也。」按《玄中記》云：「玉門之山西有國山，山上有廟，國人歲歲出礮數千，名曰霹靂，給霹靂用。從春至秋乃罷。」諸字書檢無礮字，《禮記》有雜金鑽、牛骨鑽，礮音為祖合。礮字石傍，與金相類，讀宜同矣。盛宏之《荊州記》亦載南中雷神，有洪五之事。然則俗傳霹靂之石，其信然乎夫雷者，陰陽薄觸之為耳。激怒尤盛，或當其衝，則謂之霹靂。若以為神道譴怒，而降之罰，又何待一拳之石，以成其威耶

魚龍畏鐵

海州南有溝水，上通淮楚。公私漕運之路也。寶應中，堰破水涸，魚商絕行。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，堰將成輒壞。如此者數四，用費頗多，知遠甚以為憂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，頻有缺壞，乃以鐵數萬斤，填積其下，堰乃成。知遠聞之，即依其言而塞穴。往堰之將壞也，輒聞其下殷如雷聲。至是，其聲移於上流數里。蓋金鐵味辛，辛能害目，蛟龍護其目，避之而去，故堰可成。大歷中，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，宅前有小池，有人造劍，於池內淬之，蛇魚皆死。餘家井中有魚數十頭，因有急，家人以藥杼投之於井，信宿魚皆浮出，知魚亦畏鐵焉。